



供 口

著 雄 子 郭

行 邛 局 書 華 中

新文藝叢書

口供

郭子雄作

1930

中華書局出版

民國十九年四月印刷
民國十九年四月發行



新文書口 供 (全一冊)

定價銀三角五分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著 者 郭 子 雄

主 編 者 徐 志 摩

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

印 刷 者 中 華 書 局

印 刷 所 中 華 書 局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 華 書 局

分發行所 中 華 書 局

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
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
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
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
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
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

口供目次

口供(一).....	一
口供(二).....	九
怪誰.....	十五
你躲避我麼.....	二三
謝絕.....	三三
逝水.....	四一
四年.....	五五
現代人的煩悶.....	六三
我的大哥.....	七一
巫山的一晚.....	八五
在廬山.....	九五

口供(二)

爲了受不住心靈的催促，今夜，我要在你的跟前，畫一道花押，書一篇口供。在昏黃的電燈光下，在喧擾的校樓上，我提起筆來，濡着墨，和着淚，帶着沉重的悲哀來同你寫。也不管你接不接受我這番心意，願不願聽我這無頭緒的話語，我終於這樣的做了。也許你歡喜聽，像歡喜你所喜歡聽的一樣；也許你討厭，像討厭天上的烏鴉叫一樣。但我是有罪的人，我得匍匐在你的座前，聽候你最終的審判，隨你怎樣的把我發落：或是譴責，或是受刑，或是死。祇是忘不了的是乞求你的寬容；如其我是犯了罪的話，那末，你便是我的上帝，希望你能像饒恕其他的人一樣的也饒恕了我。也望你開恩，望你能容許我躺在你的身旁，閉着眼，做一刻兒的甘夢，好暫時安息我徬徨的魂靈。如其你高興，請用手摩摩我的頭，像白衣的天使撫摩着受傷的雁兒；也請你抱住我，像慈母擁抱着她病了

的嬰孩。唉！朋友。這小小的要求，你也能允許麼！

相信我。我不敢以醜惡的身體來侮辱你聖潔的靈魂，也從不會起過這個念頭，在上帝的跟前，我都可以這樣說。我雖不是一個完全的人，但也還能珍重着我這做人的機會。如其我有什麼要求擾亂了你心中的安甯，那末，請你原諒我，只當他是一隻蒼蠅的叫，快樂時也無妨讓他在你的耳邊囓幾聲。人生能有多少歲月，只要於自己無損而能使別人有益，又何必這樣客嚮。你我都好像在荒涼的漠上相逢，雖不必一定要結成伴侶，但至少也得打個招呼，通個名姓。何況我們還是從同一個地方來，向着同一個地方去，像花兒從塵土裏開，也得往塵土裏謝。若問我為什麼要來同你做朋友，那很容易回答，而且我可以保證我的動機是純潔的。因為我的青春已全盤消逝，時間已在我的面上留下了痕跡，只有看見比我年青，活潑，漂亮，伶俐的人，我都很羨慕，也不僅是對你，因為你是我周遭最年青，最活潑，最漂亮，最伶俐的一個，所以我也就更敬愛你。我只想藉着你的言，笑，動作，來追回我幼年時代的心情，使這顆枯萎

的心，不致一天比一天的衰老，除此以外，我再不敢對你有什麼過分的願望，也不敢拿成年人所具有的經驗、智識來沾污你潔白的童心。原諒我，無論你對我不了解或是不，但請你相信我的話是真實的。

最不幸的是友朋的嘲諷散漫在你同我的周遭，有時一句閑話透進你的耳朵，一陣笑聲起在你的近前，會使你感到話比鋼刀還要鋒利，笑聲比冬夜的北風還要淒冷。無形間旁人的嫉妬與不相干的閑言，在我們相互的中間，築成了一道深厚的藩籬，比着秦始皇造的萬里長城還要堅固。你的哥哥，你的侄兒，他們都很愛你，我不敢怨恨他們的阻碍，也不敢說他們的阻碍是不應當的。可是事實的間隔不能阻止我心靈的嚮往，猶如萬里的長城遮不住塞外吹來的風沙。比如說，你不在這兒的時候，地域的遙遠也阻不了我悲魂的飛度。但這道藩籬終於阻止了我們友誼的進展，比如初出土的嫩芽遭了牛羊的踏踐，雖然還有一線重生的希望，但眼前的生機是被摧殘了，我又怎能不感到深刻的傷感呢？在夢見你醒來的時候，在你的影子走過我的眼前時，在沉重的思索

裏，總有無限的幽怨，堆積在淒涼的愴心。眼見着生命的燃料燒成灰燼，青春的烈火化做青烟，美妙的幻想歸於破滅，縱有鑽石樣堅硬的心腸，也怕不會沒有感慨罷。

許是你怕受旁人的嘲諷，許是你不高興看我，每每在路上遇見你時，總會看見你的脚步立刻的加快，不這樣，就會繞道避過我的視線。我不明白你爲甚麼要這樣，也思索不出你要這樣的理由，與你同住的一個小朋友告訴我，說是因爲你怕我。『怕我麼？』我真有說不出的驚異。我不是山中的豺狼，不是吃人的老虎，也不是母夜叉，有什麼值得人怕？再說得醜一點，我頸上並沒有長上兩個角，身上又沒有長毛，眼睛裏不會裂出火，手脚上也不會生得有爪牙，還不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，雖沒有你生得漂亮，却也並不怎樣的醜陋。但你終於怕我了，我又沒有勇氣來向你解釋，誰說我有感到良心上的責罰！我究竟做了什麼事會使得別人怕，我這樣的尋思着，一邊感到的是悲哀，是難受。如其被人逼得怕的人是可憐的，那末，使得別人怕的人更是可憐，雖然他是使得別人畏

懼他了，而同時因此失掉了取得他人同情的資格，再看不見人類和善的顏色，也嘗不着人與人親蜜的滋味，是多麼可憐啊。看上帝的面上，請你告訴我過去的錯處，好讓我有一個補過的機會。

在一九二八的今年，我遭受了一個大的損失，這損失不是在車上被抓去一只錢包，在校裏失掉幾件零碎的衣服，乃是一個茶杯的撕破。這茶杯雖然很不常，那怕它隨處可以買得出，但在我看來，其珍貴不啻一只代表古文明的遺物。說來話長，也許你還記得，那茶杯是曾經盛着水來敬過你的。我珍重那只杯子，像珍重着我的生命一樣。但終於撕破了，命運真殘酷，連一件寄託幻想的東西也不容牠存在。

感謝你給與我一種新的刺激，像一針嗎啡，一片靈藥，使得垂危的人又有了生命的轉機。我是一株花，長在乾燥的泥土上，要你朝夕用水泉來灌溉，纔可以召回我的蘇生，否則風的吹拂，陽光的和暖，徒增我生命的短促，雖有夜露的下降也是枉然，牠是不能挽回我枯萎的命運的好了，你來了，撥動了我心的音絃，使我那死了的絃索又發出了聲音。你

輕輕的用你的用你的手指彈着，奏出許多嘹亮的調子；有的是快樂的音波，有的是哀怨的聲息，快樂的音波像春風一樣的和暖，散漫着，吹動着，使我那荒蕪的園地又一度春天。哀怨的聲音更使我感動，就像墓園裏的白楊沙沙的響，使得長眠的死人也要伸耳來聽聽一樣。但這些都是我的幻覺，實際你還是我，我還是我，我們相互的關係并不曾起過些微的變遷。可是我腦海裏湧出這樣的幻覺也不是無因，沒有風，樹葉兒決不會動，你說我這個道理對不對？最近我到你的房裏，很感謝你沒有擺出上半年那樣莊嚴的面孔，還能容許我在你的床上坐一會。我這次從你身上所得來的印象是你態度的溫和。無怪一朋友會暗地裏對人說我們兩人攜手了。在他固然是認為奇蹟，在我亦何嘗不感到有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似的欣喜。攜手麼，倒還不會，只不過你柔和的笑容已够我鼓起那將絕的勇氣。便今夜我還有廢量來寫給你這篇東西，也還不是爲了有你歡笑的影子浮現在我的眼前，否則我決不敢動筆，因爲我恍惚看見你向着我點首說：儘管寫，不要緊。

說起『寫』來，我又想起了，別人真說我在夏天曾經寫過信給你，只是你沒有回覆我；我知道，我是從不會寫過信給你的。有時雖也想將心裏的積鬱向你剖白，可我又怕把這些瑣細的事來波動你靜止的心靈，所以終於未敢寫。別人却硬說我同你寫過信，我不知道他們是何處得來的消息，許是天堂的音訊罷，你說可笑不可笑！但今夜我却居然把心中的積鬱第一次傾吐出了：這些話都來自我靈府的中樞，沒有半句是虛假，在你的跟前，不容許我說假話的。雖然心中吐露的話還多，但不預備再寫了，便再寫也寫不完的；如其世間上的事可以完結的話，那末，杜鵑也不用年年泣血了。好在我們遲早得回到我們的老家，在另一個世界去相會，那時，我會全盤的將我的心事說給你聽，就比如此際的秋蟲，在敗草當中，縮着頭，打着寒嚦，從黃昏直叫到天明。夜夜如此，年年如此，一遍，二遍，反覆的向着你訴說我那曾經遭遇過的命運。

原书空白页

口供(二)

在你的跟前，我已沒有什麼話好講，便有，也講不出來。正如一隻老去了的鳴蟬，即使心中有無限幽怨，也不能再叫——啞了。西風已經摧殘了你樓臺外的金柳，它再不能搖曳；摧殘了我的歌喉，我再不能唱。它老了，我也老了。

但我終竟忘不了你；生，固然忘不了你；死，也忘不了你。不怕到了有一天，我的屍骨都化做了塵埃，然而那塵埃裏每一粒細微的分子，還包含有你的存在。正像一個在沙場上倒斃了的征人，雖然屍骨已經僵冷，心兒已經不能再動，但那遊絲似的魂靈，還忘不了他所從來的家國。我，此刻，已似一朵殘敗的花蕾，再也沒有勇氣來在你的眼前開放，雖則你不一定嫌厭我。開出來的，可憐，已不是一朵完好的花。辜負了，夜來的甘露曉來的晨風，白天裏和暖的陽光。懺悔麼，怎能够，自己已經毀壞了

自己的良心。怪得誰，是自己讓狂蕩的春風，吹進了生命的門。向着你，我的淚像浙瀝的秋雨，在深夜裏滴上你的階沿。滴滴的，在你院子裏的梧桐樹上，敲着淒切的歌，要你聽。

請你不要忘記我，在我生的時候，你不要忘記了這個世界上有我在活着；倘是我死了，也請你不要忘記這個世界上曾經生過這樣一個人。當我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上以前，上帝便已把你的名兒，輕輕的在我耳邊吩咐，告訴我說，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你。我愛你，自從第一眼看見你，便存下了這個心。將來，說不定，太陽也許會變做月亮，黃昏也許會變做黎明，風也許會變做雨，春也許會變做秋，但我敢說，變不了的，是我這顆心。我不能沒有你，正像黑夜不能沒有燈光，草木不能沒有雨露一樣。我是一團黑暗，而你是光明，你的眼睛是星光，在我靈魂的漆黑裏，閃爍着燦爛的幽輝。如其我是草木，你應是雨露，沒有你，誰也不能使我生存。你的名兒對於我有深切的意義，一想到你，我便有了生命，髮髻你的名兒就是我生命的源頭。雖則我不會和你說過兩句話，握過兩回手，然而

你的影子已經寄托了我的魂靈。

如今，我自己，割下了自己的肉投進鍋裏煮。放出了自己的血送進嘴裏喝，忘却了前程的偉大，只管着剎那間的快活。打嗎啡針，一針，兩針，接連的打，身體上已無完膚了，還得去打。明知鴆酒是有毒的，但是要去喝，好像要把它喝到死一樣。把真當了假，也把假當了真，是非，美醜，善惡，憂怨，恩讎，一切都記不分明。『試問有什麼了不得的追求值得你這樣去犧牲！』我不能回答，自己明白自己是走錯了路。晴朗的天已經不見了，只賸有漆黑的雲，醞釀着滂沱的大雨。只有你，纔能消去這烏雲，這暴雨；也只有你，纔能使我重見頭上的青天。因此，我忘不了你的拯救，請你，拉住我，別讓我，向漩渦的深處捲，向墮落的坑裏跳，向無底的海裏沉。也只有躺在你的跟前，纔能使我回復這一條新的創傷。今夜，黑月下，緊緊的，有晚風吹，我冷，我想睡，我想忘却了過去，明朝，又請你，讓我，做個新生的人。

不錯，你的影子，在我的心裏，白天；在我的夢裏，晚上。你來時，我的心

海上會湧起波瀾；你去了，我的白水上會留着泡子。但不幸的是好像有一條河流，間隔着在你與我的中央，沒有舟楫，沒有橋樑，我終不能度到你那一邊來同你相會。也沒有羽翼，像鳥兒樣，飛不過，够多麼枉然。所以，我要想到深山裏去伐木，好來到這河上造起一座橋樑，從我的這一邊度到你的那一邊。如其橋樑造不好，我還可以造舟楫，從我的這一岸度到你的那一岸。明知這是一件煩難的工作，但我要去做，爲了要來親近你。也許這一座橋是不能舖好，這一隻船是不能造成，但我終要做，必得要像哥倫布似的在茫茫煙海中發見理想的大陸。我要做，一直做到完成，那怕這煩難的工作會把我的黑髮變白，耳變聾，眼變花，齒牙脫落，臉上起縐紋。我要等候，等候到天明，從漫漫的長夜裏等待出東方發白的曙光。雄鷄總有一個時辰是要啼的，我相信。

其實，便不達到你那一邊也不妨，只要我們有了心的了解，那怕是隔着一個世界，永遠不會面，也可以。我知道你是一個不幸的人，沒有父親，沒有母親，沒有姊妹，正像我一樣，但我還比你多一個哥哥。我們都好

像落葉一樣的，在西風裏飄，誰也逃不了命運的擺佈。但不怕我將來要漂泊到什麼地方，漂泊到什麼時辰，我終忘不了你，忘不了在這生命的旅途上，曾經遇到這樣一個人。你是一盞燈，在黑夜裏，在長途上，在我的當前。只要有了你，不怕有風吹，有雨打，有豺狼虎豹叫，有大樹掀起狂暴的林濤，我也不會怕。人生是兩隻眼，理想是一盞燈，有了燈，眼睛纔看得見，有了理想，纔可以做人。便此時，我還能鼓着勇氣，向前進，也無非是爲了有你這一盞燈，照着我，在漆黑的昏夜裏，在漆黑的長途上，走。

在無邊的滄海上，我與你駕着船兒相會了。在無邊的滄海上，我與你又要駕着船兒離別了。此後，誰也料不定我們的前程是怎樣，大海洋上多的是風浪，暗礁。便徵幸我們能各自求得各人的安全，但海是這樣寬闊，世界是這樣大，真不敢說我們將來能够再會上一面。在紅紅綠綠的花叢中，萬萬千千的開着，你怎能認得出那一束是你舊時的花朵？因此，我傷悲，怕我們這一次的分手是最後的離別，會像那落了的葉子一樣，再不能長上原來的樹枝。但請你收下我這一個影子，不要忘記了！在